

緬懷 一江山烈士

當年我服役於大陳憲兵隊，一江山戰役時身處上大陳島。敵我雙方衝殺畫面，於望遠鏡中清晰可見。在共機連續對大陳島轟炸掃射下，督導憲兵維護戰地秩序，支援前線作戰。陣前情形，知之甚稔。回憶往事，如在眼前。白雲蒼狗，不禁惆悵。

【作者速寫】介之，民國五十九年政治作戰學校研究班畢業，六十四年中校退伍，六十四年軍職轉文職，七十九年台灣省政府薦任九職等會計主任退休。

一江山為一蕞爾小島，面積僅一·五平方公里，為浙江省臨海縣屬小島之一。惟位於大陳前哨，形勢險要，為駐守大陳國軍海上監視共軍動態的據點。島上全是岩石，沒有居民，也無出產，倘久不下雨，飲水必須自大陳取用，是個生活艱困的地區。

王生明將軍於民國三十九年從大陸撤退來台，次年任軍官戰鬥團上校副大隊長，戍守下大陳，後調一江山地區副司令，再任南麂地區副司令。四十三年二月升任司令。十月大陳防衛司令劉廉一，以王生明領導得法，改調為一江山地區司令。王生明受命後，即在島上掘戰壕、築掩體、加強演習，提振士氣。四十三年十二月，共軍兩度猛烈砲擊，又以飛機轟炸，彈如雨下，王生明的軍服為彈片洞穿數處，但他不顧生死，往來各據點指揮，使其知難而停。更於當月二十日，官兵代表一百五十餘人，刺血簽名，效忠領袖。因之膺選為第五屆陸軍戰鬥英雄，出席四十四年元旦

英雄大會，接受表揚。蔣總統親為佩戴英雄章，他感奮之餘，益增效忠領袖、報效國家的決心。

民國四十三年冬，共機開始轟炸大陳，因台灣距大陳較遠，我戰機在空中不能久留，於是大陳地區的制空權與制海權便落入共軍之手。此後幾乎每天都有空襲，出動機群最多的一次，是TU12輕轟炸機三十多架，高空還有米格十五掩護。

四十四年元月十八日清晨，共軍在海空軍掩護下，大舉來犯一江山，先後出動飛機二百餘架次，投擲五百磅炸彈五百多枚，發射砲彈一千餘發，陣地被炸得彈穴密如蜂窩，岩石被炸得焦黑，司令王生明率官兵一千餘人，奮勇抵抗還擊。擊傷共艦一艘，砲艇一艘，擊落敵機一架，王司令也在熾烈炮火下負傷。共軍陸戰隊第一波千餘人，在向陽礁、海門礁及南山強行登陸，且不斷增援，展開灘頭血戰。共軍復大量使用火焰噴射器，展開野戰戰鬥，占領國軍據守的一三高地，入暮後更以火焰噴射器全面攻擊。十九日黎明，共軍再增援千餘人，發砲約二千發，仍未得逞。

十八日下午五時，大陳防衛司令劉廉一命令四十六師一三八團，挑選戰鬥人員，由副團長蔣仲琴率領，出發至港口。下午六時許，增援部隊約五百多人，分乘五艘大型機帆船，從大陳港口出發，預備前去增援。可是這五艘船離港口不多遠時，便有十多艘共軍海軍艦艇前來攔截，蔣副團長只好以無線電向劉司令回報：「若無我海軍艦隊護送，我們此時出港，無異給敵海軍當活靶。」劉司令官衡量狀況，乃下令返航，結果一江山始終等不到增援部隊。二十日拂曉，共軍再度增援五百餘人，向我陣地做第二度總攻，至下午四時左右，王生明在彈盡援絕下，乃率僅存官兵向前衝殺。最後高呼：「蔣總統萬歲！中華民國萬歲！」遂引爆炸彈一枚手榴彈，壯烈成仁，才結束這場戰役，守軍近千官兵，也大部分壯烈犧牲了。



↑一江山戰役時，介之在上大陳島服役。（圖／介之）

夜海上變化多端的夜
艦鐘巨響 如刀鋒劃過水面
左紅右綠避碰燈
提醒著來往的船隻
高聳桅杆航行燈
更凸顯出孤傲存在
燈火管制 躲避在夜色中
恰如害羞女孩般 低調的航行
星光輝映 忽隱忽現的神祕感
啊……令人迷惑
難掩她的含羞嬌媚
雷雨交加 海浪狂瀾
堅忍默默付出她的執著
無數的夜航 海上的她
是那麽認命向前駛著
默默的巡邏海疆

衝鋒號角響起



↑劉克慶（前排右1）與同袍於金門合影。（圖／劉克慶）

民國四十二年，我二十多歲，在陸軍步兵單位當一名步兵排長，部隊駐紮金門，一日奉命突擊福建沿海的東山島，有幸參加了戰鬥行列。我營擔任登陸掩護部隊，首先登岸，踏上陸地，立即占領岸邊高地，大軍隨後順利登陸，快速攻擊，次日中午已達突擊目的，乃轉進登艦回航。

此刻敵後援軍已到，緊迫我撤退大軍，我營復受命掩護大軍撤退，阻止敵軍追擊，於是布陣迎戰迫兵。大軍雖然安全撤退，不過我營處於敵我接戰狀態，戰況激烈，最後如何脫離戰場？成為問題。營長深知，攻擊才有安全，於是營以

兩個步兵連對當前迫兵占領的高地行正面攻擊，第一線四個步兵排，我排其中之一。依兵力足以奪取當面高地，怎奈敵火猛烈，阻礙攻擊前進，我軍利用地形，邊戰邊進，逐步接近，敵無防禦工事，不得不退守後線之後，形成兩軍憑稜線對峙。刺刀早已上上槍桿，雙方都不敢抬頭。敵兵不時爬上後線用衝鋒槍對我盲目掃射，又急速隱匿，我身旁傳令兵黃阿賞不幸中彈陣亡，為國犧牲，至今傷痛不已。

兩軍短兵相接，只有稜線之隔，手榴彈投來投去，我們則滾來滾去，左落右滾，右落左滾，還要俟機投彈還擊，我的四枚手榴彈投去三枚，保留一枚，待敵接近同歸於盡。我們除了投彈躲彈，還要防敵掃射的槍彈，更要注意敵可能越過稜線向我出擊。當此時刻，九死一生，沒有人顧慮生死問題，只有一腔熱血，一心報國。戰況膠著，攻擊不容頓挫，我軍的安全在此一舉，營長

毅然決定衝鋒，急昂的衝鋒號角果然響起，那聲音使敵戰慄，號音就是命令，是要我們冒死與敵搏鬥的命令，是要我們不惜為國犧牲的命令。不容遲疑，我帶頭大喊「衝啊！」一時殺聲震天，戰士們個個奮勇向前，不料敵衝鋒槍又來掃射，眾士兵急忙臥倒，幾名中彈，衝鋒槍頓挫，而衝鋒號角仍在急急催促，但人人喊殺，行動觀望，營長見情，不能硬向敵人槍口衝鋒，於是立即派遣少數步兵迂迴山後，攻敵側背，敵終於倉卒潰逃。我們衝上稜線，只見敵兵遠逃，這時阻止敵迫兵任務完全奏效。大軍全都撤至海灘，直到傍晚，我營相機撤回，在艦砲掩護下，登艦回航。

我連四位排長，張福禎死亡，姚學平、呂德重傷，剩我一人回營，士兵傷亡十餘人，令人痛惜。不過，死於戰場，忠魂長存，永昭史冊。苟全性命，一無貢獻，只有空白嘆息。衝鋒號音，彷彿仍在空中迴盪，我對那些昔日戰友，為國捐軀，無限追念，仰望長天，向空禮敬。

【作者速寫】劉克慶，三軍大學正規班六十年班畢業，民國六十四年陸戰隊中校退伍，著有《采人痴語》等書。

永別了我的孩子們
老奶奶將成為魚兒的家

老奶奶將成為魚兒的家

永別了我的孩子們

老奶奶將成為魚兒的家



↑海軍龍江艦成軍周年慶，中尉輪機長陳建華（第一排左2）與全艦官兵合照。（圖／陳建華）

夜海上變化多端的夜
艦鐘巨響 如刀鋒劃過水面
左紅右綠避碰燈
提醒著來往的船隻
高聳桅杆航行燈
更凸顯出孤傲存在
燈火管制 躲避在夜色中
恰如害羞女孩般 低調的航行
星光輝映 忽隱忽現的神祕感
啊……令人迷惑
難掩她的含羞嬌媚
雷雨交加 海浪狂瀾
堅忍默默付出她的執著
無數的夜航 海上的她
是那麽認命向前駛著
默默的巡邏海疆

海上風起雲湧 浪濤洶湧的夜
無數的海葬 從眼簾中逝去
傷痛 揮之不去
魚兒啊 可曾嘗到無盡的淚水
海鹽的侵蝕 一步步 貪膩著
腐蝕我的軀殼
變形的龍骨 何處的老者
彷彿提醒封存的時候到了
雖然 壽期將近沉寂的夜懸掛著
老邁船殼 仍然駛著 駛著……

海洋 曾是年輕奔馳奮戰的疆場
也是與魚兒相依的養老歸宿
再見了 榮耀的過去
隨著破曉緩緩的沉入海底
靜靜地 靜靜地
魚兒穿梭陪伴的除役艦
將在戰爭的夢裡深眠
念著 念著……
水面上的二代戰艦
你們的錨鍊環 是否依然緊繫相扣

後記
在西方文化，船隻被視做女性，因為她們運載和保護著生命。大海上的水手們，盼她像母親一樣，保護自己平安度過風浪。
錨鍊是連接錨和船體之間的鏈條，用來傳遞和緩衝船隻所受的外力。如錨鍊般環環相扣，是海軍的傳承象徵，承接忠義軍風，代表永續精神。這首詩是緬懷我在海軍擔任中校輪機長時，最後一艘在艦職務的驅逐艦，該艦名「雲陽艦」，於一九四五年由美國建造，曾參與二戰，一九七八年由我國接收成為海軍主力戰艦，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正式降旗除役，最後該艦在高雄海外海被當作靶船擊沉而成魚礁。本詩一方面詠物，另一方面自抒己懷。

【作者速寫】
陳建華，海軍官校七十年班，從事軍職二十四年，民國九十四年中校退伍，曾任職造船業與荷蘭外商公司。

夜航

